

黄方毅 编

# 黄炎培诗集

趙樸初題



心虛而有容  
骨清而壯  
脆節以成其堅  
箭以蓄其銳  
青上進姿  
與君共寒歲

炳權宗兄正

舊題畫竹

人民出版社

黃炎培氏紀念冊

黄方毅 编

# 黄炎培诗集

趙樸初題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王怡石

封面设计：徐 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炎培诗集 / 黄方毅 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ISBN 978 - 7 - 01 - 011331 - 9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6517 号

## 黄炎培诗集

HUANGYANPEI SHIJI

黄方毅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26.875 插页：4

字数：48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1331 - 9 定价：8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前言：“雪端百札自千秋”

黄方毅

父亲黄炎培，上海浦东人，1878年出生，1965年底去世。1903年25岁的父亲即创办川沙小学，后开办了当时著名的浦东中学，又陆续创办改办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暨南大学、上海商专（上海财大前身）、河海工程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大学，1917年开创了我国职业教育，是被毛泽东称为“我老师（徐特立）的老师”的教育家。父亲又是在20世纪前半叶，先被蒋介石推崇、后由毛泽东亲定的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领袖与代表。他还是辛亥革命元老，两次拒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20世纪40年代创建民盟与民建两个政党并首任两党主席（主委），1949年周恩来两度来家邀请他出任开国时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也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至1947年，他已出版了五十余部书籍、几百篇文章。除此之外，或为人所不知的是，黄炎培还

是诗作颇丰的诗人，据粗略统计，他一生所作诗词联等三千余首。

黄炎培的生前共出版过四部诗集，包括：《苞桑集》（收集他 1903 年至抗战胜利所作诗词七百余首，开明书店 1946 年版）、《天长集》（收集他 1940 年 12 月至 1942 年 8 月所作诗，桂林科学书店 1943 年初版）、《白桑》（收集他抗战时期所作半白话诗，1941 年印于香港）、《红桑》（收集他抗战胜利以后所作诗词，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白话诗，上海展望周刊社 1954 年版）。

然而黄炎培一生所著的诗词歌赋远不止这些，有许多诗词并未收集在上述诗集中，而散见于他的日记和报刊，笔者翻阅他的日记，发现诗词数量极多。虽然他并非一生专事写诗，写诗、赋词、撰联仅为其业余爱好，但黄炎培对诗词可谓情有独钟，从小即有偏好，他自己说：小时候“入人家的书斋，见有诗集，必乱翻，必借阅。十四岁时，秦介侯师锡圭指示我，学诗须从整饬凝练下手，到后来，功夫纯熟，转入自然”，“后来，走上了奇艰极险的世路，家国的忧危，身世的悲哀，越积越丰富，越激烈，情感涌发，无所宣泄，一齐写入诗里来。”（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七十余岁了，同事友人来谈毕工作，常有友人向他索讨新近写就的诗作，有时谈毕工作后黄自

已微笑着：“咱们先公后‘诗’吧！”拿出了他新写的诗篇与友人共赏，这情景我见过几回。而他与我母亲姚维钧的相识相恋，更可谓以词会友，以诗生情，诗词成为二人传递情感的载体，黄炎培许多诗是写给姚维钧的，而与姚相恋及之后初婚的 20 世纪 40 年代，也成为了黄炎培一生著诗的高潮期。新中国成立后我家住在西单南安儿胡同，在四合院里葡萄架下，黄姚二人经常坐在藤椅上谈诗品诗，或唱和起来，乃为父母之间的最大乐趣之所在，至今保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黄炎培的诗以及他的诗人身份，伴随着他的教育与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是很有名气的。这一点不仅国内人们知晓，甚至黄足迹所到的国外也为人所知，最典型的如越南胡志明主席，他称黄为“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初年，喜爱读诗、擅长写诗的胡志明即托越南首任驻华大使黄文欢向父亲送上胡志明的狱中诗集。黄长于诗词，这一点毛泽东当然知晓，1949 年 3 月进入北平后，毛泽东在其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曾向他所邀请的第一位客人黄炎培夫妇索要其年前所作载于报端的《五斗诗》（见电视剧《黄炎培》）。1952 年元旦中央团拜聚餐，毛泽东对黄炎培讲：“人民喜欢你的新诗，我却喜欢你的旧诗。”（见《黄炎培日记》1952 年 1 月 2 日），毛评黄诗为“有情有志”，并特向黄索要《苞桑集》。毛泽东在收到黄炎培借予他的写给

夫人姚维钧的手书《〈苞桑集〉后诗选》后，爱不释手，不时翻阅，向黄提出将其留下暂作“押品”，请黄为他另手书一册送来。为此黄特书写同样内容的《〈苞桑集〉后诗选》，并附上分量不轻的前言，与《苞桑集》一起送给毛（详见本书第312页）。收到黄诗后的毛泽东，也曾亲笔书写自己的诗作《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回赠黄炎培。尔后荣宝斋奉命将毛泽东书写给父亲的诗词墨迹拿去，制成拓片，刊登在1957年元月号的《诗刊》上，从此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却有意隐去此乃毛泽东赠黄炎培之作。据在毛泽东身边专事保管书信墨迹的图书管理员讲，毛泽东喜爱看黄炎培的书法，也爱读黄炎培的诗，黄送来的手书诗册一直放在身边，伴他余生二十多年。在黄炎培去世已十多年后的1976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日子里，在游泳池边居住的他仍要看黄炎培的字迹，在他书房里，还放着黄炎培早年赠他《〈苞桑集〉后诗选》等。

父亲的诗词天赋甚至影响到下一代，我的三兄黄万里被毛泽东点为右派，但其诗仍被毛所夸赞，毛对父亲讲：“你儿子黄万里的词《贺新郎》写得好，我爱读。”虽然父亲的诗词和诗人身份为人所知，但在“阶级斗争”岁月里，人们尤其是头面人物的身份已由政治的需要而被固定。新中国成立之后黄炎培则被固化为民族工商界代表人物身份，在黄及其团队所办学校逐一无偿归

公之后，再介绍与宣扬黄原本的教育家身份则显然是与主调相违，而宣传他的诗篇和诗人的身份则显然也是“跑题”的，从而积年累月之下，黄的诗词与媒体隔离了，与读者久违了，与社会疏远了。黄之诗基本囿于私下，在友人间流传。

改革开放开始，上述现象得以矫正。1987年民建中央和中华职教社纪念黄炎培诞辰110周年之际，特委托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黄炎培诗集》，收集了黄在上述几部诗集中的诗词，请赵朴初老人题写书名。然而正如该书题记所言，“黄先生还有一些诗散见于报刊及日记，搜集不易；拾遗补缺，只好俟之异日”。

值得庆幸的是2008年《黄炎培日记（1911—1949年）》获得出版，其中黄早年撰写的大量诗作首次面世。粗略地统计，这三十八年的日记之中未刊在上述几部诗集中的诗词楹联约有千首之多，从而大大激发与推动了本人将其搜集、编辑，从而出版较完整的《黄炎培诗集》的愿望。更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书即将校对完毕之际，本人有机会接触到即将出版的《黄炎培日记（1950—1965年）》，从中又搜录了几十首诗补充到本书中，从而使此部《黄炎培诗集》较为完整，向读者奉献上自民国前戊申年写的《秋意》，下至其人生谢幕前数月的1965年3月下下的他人生最后一首诗《无题》，其间共六十个春秋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诗集，而不需再



“俟之异日”了。

此部《黄炎培诗集》，包括了《苞桑集》的全部诗词（《天长集》中诗词由于已包含在《苞桑集》中而不再重复）、《白桑》和《红桑》中部分白话诗或半白话诗、《〈苞桑集〉后诗选》，同时在《黄炎培日记》中摘选几百余首诗词楹联，汇成此部《黄炎培诗集》，共两千余首。

在编辑父亲的这些诗词时，与他共同生活二十年的我不时被他的诗词所激发、所引导。或悲或喜，或乐或怒，仿佛又被带回到父亲生前的年代，感受到他的刚直不阿和有情有义。如前述曾被毛泽东索要的写于他拒不参加“国大”、民盟被迫解散、赋闲在家而卖文为生时的《五斗歌》：

渊明不为五斗折腰来作官，我乃肯为五斗折腰来作书。作官作书有何殊，但问意义之有无。作官不以福民乃殃民，此等官僚害人孙。如我作书言言皆已出，读我诗篇，喜怒哀乐情洋溢。读我文章，嬉笑怒骂可愈头风疾。有时写格言，使人资警惕。我今定价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益人身与心，非徒糊我口。还有一言，诸君谅焉。非我高抬身价趋人前，无奈法币不值钱。

又如他 1945 年访问延安时所写《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词》：

“呜呼！韬奋，人人为他的理想而奋斗，君之生命

遂因奋斗而牺牲。不牺牲于沙场之炮火，乃牺牲于流浪的生活与黑浊的气氛。不是东西南北的奔波，君或未至于病，病亦或未至于死，而君竟以是捐生。

呜呼！韬奋，君而有知，倘犹忆五年以前之巴州，张家花园之寓楼，一灯如豆，百端悲涕，我欲留君而不得，从此生离死别，一瞑千秋。”

写至此，我哭了。接下去：

“呜呼！韬奋，只留下一幅又香又洁的骸骨，问何年得正首丘？今日者，距君之死，岁星忽焉其一周，君身何在？君魂何归？而我仍飘然为延安之游。犹得见君之名于书店，犹得见君之少子嘉骝。此一年来，提及君名，辄为哽噎。呜呼韬奋，被君称为知己之我，仍仅仅报君以热泪双流。”

我大哭了。一面还接着写：

“呼天不闻，呼君不应，此寂寞之人生，欲解脱其何由。”

写此至，蹦蹦地，有人在敲房门了。我急喊：请隔壁坐三分钟，就来。赶快接下去：

“虽然，死者已矣，凡我死后，忍忘天职之禾酬！今日者，暴敌行将就歼，国事亦将就轨。胜利！胜利！民主！民主！君所大声疾呼者，虽不获见于生前，终将实现于生后。呜呼！韬奋，呜呼！韬奋，死而有知，其又何求。”

爱憎分明，声情并茂，这就是黄炎培的诗。

除了一般诗词，黄日记中充满了大量的楹联。有写给当时的名人，有写给亲朋好友，也有不少是写给普通布衣人士。许多挽联不仅充满哀情，而且是对其一生恰如其分的总结与评价，如对他的师长辈的好友张謇的挽联：

物则铁棉，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  
着眼远处，着手近处，凡在后生，宜知勉矣！  
早岁文章，晚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  
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何憾乎？

——《黄炎培日记》1926年9月22日

又如他1942年赠长年任职教社领导职的江问渔一联：  
爱则兄事，敬则师事，形影相依，交君二十载；  
出处與偕，患难與共，河山未复，勉此一双肩。

——《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四川民生船运老板卢作孚是黄的老友，早年二十余岁身无分文的卢游访到上海，天天晚上蹲在黄办的书店里阅读从而被黄注意，二人结识。黄介绍他去免费上学或工作均被婉拒，他要求知，要考察研究黄炎培的事业，几次深谈后成为至交。卢回川后效仿黄办起通俗教育馆，尔后开发北碚地区，创办民生船运，取得骄人成绩，并曾赴沪特邀黄来川考察。抗战初期民生在长江上抢运物资与人员撤回内地，导出了壮烈的中国“敦刻尔

克”大撤退，举世震惊。1952年卢被批判后死于非命，黄难掩悲愤，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他在政务院会议上给周恩来递纸条，准备拍案而起，被周恩来回条劝住：任（黄炎培字任之）老，卢的事我来说。周随即站起，为卢评功。在周、黄表态下，卢有幸未被冠以“自绝于人民”，得以体面下葬，有关方面为其公祭。黄为卢写下长长的《卢作孚哀词》。

呜呼作孚！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君应为一大事而生，

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

乃大集有钱者之钱，

以创“民生”。

辛辛苦苦了卅年，

长江几千里，

内河几十道，

平时载客载货，

战时运械运兵。

责在人先，

利居人后！

有罪归我，

有功归人。

奇艰大难集中于君之一身，

君为何来？  
为的是国家，  
为的是人民。  
终得黑暗中眼见光明，  
眼见全大陆的解放，  
眼见大中华的复兴，  
还运最后的奇谋。  
七大朦朧，  
完璧归赵，  
而不居功，  
而不求名。  
呜呼作孚！  
君其安眠吧！  
君实为此大事而生。  
作孚！作孚！  
我是君卅年之老友。  
我以爱君敬君之故，  
曾历访君早年事迹于北碚，  
于泸州，  
于少城。  
又曾多次为“民生”乘客，  
实地察君所经营之事物，  
所识拔所训练之人。

识君之才，  
识君之抱负，  
知君之心。  
呜呼作孚！  
今乃为词以哀君之生平。  
君其安眠罢！  
几十百年后，  
有欲之君者，  
其问诸水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第三年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君既歿三十六天。

1947年7月7日的黄炎培日记里，记下他为到访的南洋华侨的赠词：

人人想民主，民主从何来？有才者出才，  
财多者出财。人人不自私，为国肯牺牲。  
中华从此兴，民主从此成。日寇投降了，  
还愁国难多。人人思祖国，祖国今如何？  
还值得一提的是黄写给我们的家训：

题家中壁：

“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  
切莫奢华过分，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

——《黄炎培日记》1935年1月1日

黄炎培主张，诗词必须能唱。他对于填写歌词尤有

兴趣。他的堂侄是 20 世纪著名的作曲家黄自，他与黄自曾有约，由他填词由黄自谱曲，合作著歌。可惜后来黄自英年早逝。本书中编辑了多首黄炎培填写的歌词，在此选一首他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大学）创作的校歌《满江红》：

千里长江，下巴峡，东归淞沪凯歌里，重新创造。  
间关辛苦，赤手能从平地起，苍生休被吾徒误。要读书救国两无荒，文兼武。

寻真理，在何处？离群众，有谁与？听良知命令，是非清楚。物我一诚通万有，工商实用非虚语。倘专科大学挂空名，终何补！

——《黄炎培日记》1948 年 6 月 16 日

作为编者的我，限于诗词造诣之浅薄，难以给黄炎培诗词以更多的高水准专业性的评论了。然而好在黄炎培的几部诗集出版之时均有序言。这些序言有的是黄之自序，还有两篇出自于我母亲姚维钧之手，另有一篇是老友江问渔所写，1987 年《黄炎培诗集》的“题记”则是由民建和中华职教社单位署名。这些序言或题记，都对黄诗做了相当准确和深刻的介绍与评论，既专业又到位，读后对黄诗的了解大为加深，所以如此，恐怕一方面是他们绝非一般地知悉黄炎培的经历、黄的为人、黄的性格，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黄诗词也相当熟悉。尤其是我母亲姚维钧，黄姚相恋靠通

信，通信之中的点睛之作则是诗词。黄姚互赠诗作成为了二人相识相恋，及至婚后生活的重要内容，黄曾在写给毛泽东的《〈苞桑集〉后诗选》中称姚为自己的“吟侣”。确实，就黄的诗词而言，姚是最有资格来评论的。另外作为国民参政员和中华职教社曾经的二号人物，与父相交几十年、不乏文才诗作的江问渔先生当然也颇具资格谈论黄诗。在黄的《苞桑集》序言中江先生评论黄诗写道：“思力沉厚，趣味隽永，音调铿锵……写景能体物入微，剪裁精妙，抒情能一唱三叹，意味深长。用思则神识超越，一空拘滞。用笔则流转爽利，左右逢源。且时有奇句警句，令人读之神移心动。其为古体长篇，则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律诗绝句，更是笔势逋峭，不落恒蹊。殆真能取唐宋诸家之长而自成一种新制者。”江对黄诗的评论可谓达到极致。有了他们当年序言中的介绍与评论，读者足可知之大端。因而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当年黄诗出版时的几篇序言和题记集合起来置于本诗集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整理黄炎培的日记诗选时，明显地感觉到，人老了，精力渐衰，也反映到黄的诗上，难比其三四十年代所作的激情四射的诗篇，所以至此也不乏为政治环境所致。1949年后，随着一场一场政治运动，黄当年奔放驰骋的诗情也随之有变，黄所写诗词难免有表态、应景的色彩，因而较少地读到



其早年的情感奔放之作与人性激昂之诗了。而且随着年纪老迈，精力日衰，其诗兴与文才也日渐衰落，其诗难免“老化”，这也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然而即使如此，其中也有些值得玩味之诗，如1961年10月《京郊秋游五绝句》中第五首里有“开门一握习襄阳”一句，诗后黄本人注：“颐和园介寿堂前梅，晤仲勋副总理”，颇值得玩味。黄在此为何称“习襄阳”？原来东晋年间有位名士习凿齿，襄阳人，著有《汉晋春秋》54卷，认蜀汉为正统而视曹魏为篡逆，习凿齿与黄炎培先祖春申君黄歇都是荆楚豪族，黄歇率众开发黄浦江乃有今日之上海，黄和习均坚持正义不肯趋炎附势，今黄炎培与习仲勋在颐和园介寿堂前梅树下晤谈，忆及先人，故黄炎培有“习襄阳”之称也（见本书第746页编者注）。

还有一首《无题》诗，为黄炎培1965年3月8日所作，离1965年12月21日他去世之日仅有半年多时间，当视作他的最后一首诗。时隔二十六个春秋后的1987年，中央有关方面纪念黄炎培诞辰110周年，正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纪念大会并致词高度评价黄：“黄炎培是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教育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会下又对我讲：“你爸好，敢讲话，讲真话！”在日益逼近的“文化大革命”隆隆炮声中，